恕谷後集

恕谷後集序

宋明之學失古而詞章亦變韓昌黎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宋人則曰文當如菽粟布帛人人可曉遂梵語鄉談群萃經傳易不奇詩不葩文指渾深聱牙者曰不可近而古法幾亡矣恕谷李先生躬承顏習齋先生學道之傳心性則臨深履薄身世則言規行矩而通天察地荷聖苞賢劇旁九達千變億化巨人智士無以盡其端委也而文即如之天齊日恬雷轟海嘯咳唾成風雨倏忽幻鬼神六花八陣奇正分合闔亂不亂噫至矣大興王崑繩曰恕谷之註經超軼漢宋進篇片語皆古文也河南李主事汝懋曰吾遍閱閩人集錢

牧齋吳梅村猶是宋明遺習汪苕文弱侯朝宗亦涉摹擬方靈皋練或傷氣王崑繩主奇變而乃有唐陳若夫淵源聖經旁羅百氏雄潔與化不名一家其恕谷後集乎知言哉鎬從遊久頗得聞之乃檢錄傳書序記碑版諸著列為十卷恕谷者先生自名其堂也後集者自康熙癸未以前倣歐蘇諸大家先生俱置之而惟存其後焉者也

雍正四年丙午正陽月吉旦樊輿門人閻鎬頓首拜識

李恕谷先生遺像

此先生遊秦王孫裔所寫遊圖也微識於此時先生有命孫裔作小照札即可爲贊已擇錄合後集

恕谷後集目錄

卷一

送黃宗夏南歸爲其尊翁六十壽序
送都憲石門吳公請假歸里序
滲天集序
刘氏家譜序
警心編序
獻陵彭太君輓詩序
楊侯初度序
贈黎生序
送張少文序

鄭太夫人壽序
贈劉生序
送惲皐聞序

卷二

孫氏詩鉢序
張老圃詩集序
送古季子西歸序
贈張顧門序
惲氏族譜序
賀陳膺葊鄉試副榜序
賀趙偉業中舉人序

黃氏家譜序
閻戶部詩集序
送楊賓實貴州布政序
贈衡水劉生序
贈張可玉序
贈王子宗洙之任成都令序
卷三
記杜紫峯傳肯主軼事
素景園記
重修杜家莊寺記
甲午如京記事

劉氏祠堂記
重修通州學宮記
忠恕堂記
記王草堂語
記李氏翁媼巳事
卷四
復王豐川書
上毛河右書
與方靈皋書
復黃宗夏書
答馮概天書

復程啓生書
附程書
與王崑繩論易書
與朱可亭[illegible]書
與藺行上書
答王帶存書

卷五

與王崑繩書
與張子勵魏冢圃魏禹功書
回楊慎修書
與來儼若書

上太倉相公書
與溫載湄書
復惲皐聞書
與張解元書
復惲皐聞心銘書
復惲皐聞書
給陳秉之學使書
復蔡瑞賓書
卷六
馮先生傳
馮君傳

李貽翁傳
彭山人傳
郭孝婦傳
李氏傳
魏烈婦傳
王子傳
萬季野小傳
吳姬傳
郭令小傳
郭御史傳
王孫喬小傳

馮劉二翁合傳
張大翁傳
龎魏氏傳

卷七

內丘縣教諭李君墓志銘
閻公易庵墓志銘
趙室蔣孺人墓志銘
崔君聞遠墓志銘
委攝四川縣令陳君墓志銘
劉君來獻墓志銘
田室趙氏墓志

戴氏先塋碣銘
可母吾氏墓碣銘
劉君化吾墓表
劉節婦吾氏墓表
彭蘊秀墓表
六貞居士墓表
卷八
玉峯太翁挽辭
劉君遺惠辭
挽方母吳太君辭
顯妣馬太君行述

長子習仁行狀
附哀辭
附傳
卷九
孔子贊
先孝慈像贊
與周崑來王子丕求小照札
養生論
父子有親論
論古文尙書
嘆法論

見百字說
樂說
豚彘說
書明劉戸郎墓表後
書貞靖先生傳後
書韓子原道後
書方靈皐一節
題寧國府志
堅志
悼亡賦
公舉羅魏氏呈

九日郾城聯句序
卷十
富平贈言
留別長安諸子
示素存永言
答三弟問
答長舉問

續刻卷十一

給鄭子書

復惲皐聞書

教子文

教子文

人說

擊磬

棐

啟賢

趙幼龔太安人八十壽序

孫生日記序

士喪禮就直序
詩經傳註題辭
論詩一則
邶柏舟
杕杜
皇矣六章
執競
雝序
閔予小子

卷十二

春秋傳註序

元年春王正月

考仲子之宮

伐楚盟召陵

九月公至自會

宋公茲父卒

及晉處父盟

公四不視朔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

戰鞌

宋華元奔歸

作三軍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仲孫羯如晉
蔡陳歸國
公侵鄭
得寶玉大弓
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圍成
懿長先生謚文
芳鄴茶祀畧
原道

卷十三
觀察黄公傳
雙齋文集序
醒犇文集序
附劉調贊所作道傳祠記
論宋人白晝靜坐
論宋人分體用
與長舉言顧諟明命之功
與樞天論讀書
李以傳
戴景惠先生墓表

衡水杜氏世德記
李子恕谷墓志
楊公生傳

蠡吾

門人　馮辰

送黃宗夏南歸爲其尊翁六十壽序

黃子宗夏歙人（作者）居於吳游京師聞予友王崑繩稱予學因與予交予之學益得諸顏習齋先生乃舉先生之學相示（一篇服）宗夏慨然曰人不作聖非人矣於是悉劃後學浮文求禮（目在此）樂倫物之實日有所習時有所勘倣予立日譜以自考而其學大進予嘗以爲漢唐以上氣運盛於此其篤生喆人（議論橫絕一世有石破天驚之勢）以荷斯道之統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行禮奏樂光華宇宙立道垂範以爲民極下逮漢唐衰微而董仲舒

賈誼鄭康成韓愈諸人猶傳述禮樂制度遺籍無異說宋
明而下天地氣移而南張程後有朱晦庵陸象山王陽明
各樹門幟著書立說鼓動一世于聖經外益以無極主靜
致良知等名六七百年相從而靡不曰宗朱則曰宗王徒
與日盛汜濫于天下且夫古之所為道禮樂文物體諸身
（說透古今升降之故而筆力）
而措諸世為天地建實功為民物樹實業豈徒講之口筆
（況辯痛快賈長沙何以加焉）
之間玩弄心性含咀章句輕禮樂名物使二氏之空幻俗
學之浮靡竄入其中人材日萎氣運日消雖捫然自附于
古聖賢而一如泰門之牆移而不覺於戲此天運聖道古
今升降出入之大關也癸未宗夏將歸為其桴堂後庵翁
稱六十之觴來言於予予告之曰天地之道極則必返實

之極必趨于虛虛之極必歸於實當其實之盛而將衰也江淮迤北聖賢接踵而老聃列禦寇之流已潛毓其間爲空虛之祖今之虛學可謂盛矣盛極將衰則轉而返之實者其人不必在北或卽在南今予之力學如此使歸而振作于南共明斯道以相勉有成將天運聖道自此反虛而實而堯舜孔孟之學復行于天下庶有望乎且吾聞復庵翁仗義好學急友朋不避患難嘗自屈其年從劉繼莊先生遊固非世之倘虛學者所可比宗夏淵源有自從此立德立功立言以不朽其身者壽其親道孰大於是哉

奇創而確

收結完密

掉尾自勁

王或庵曰豎議直追思孟開擧世不敢開之口道統學術所關非小而文字全是秦漢章法宋人烏能望見藩

垣孔子謂人文化成天下其在斯乎寺近從顏習齋先
生游益知恕谷學之有本而恨相見之晚更以宗夏宋
一領其言論風旨爲可憾也
此王崑繩先生改本也先生初學八大家崑繩過曾學
言當宗秦漢章法討此先生後謂唐宋不如秦漢秦漢
不如六經於是文法一宗聖經題曰後集

送都憲石門吳公請假歸里序

康熙四十有五年都御史石門吳公以疾乞假旋里先公卿引疾者率不許至是知公貧且誠也許之李子五月於草莽聞北入京拜別 國初定鼎大臣尚已二三十年來首推魏敏果公象樞敏果學宋儒自居板庸無赫赫技績顧以為首也何哉竊聞其樂善下士海內儒流孫徵君李中孚張仲誠等雖高隱不出皆 上聞數十年廟堂方面其落落如晨星以措拄國是澍濡蒼黎者如湯荊峴郭華野許西山于清端陸稼書邵子昆皆敏果所拔茅茹而彙及之者也數十年氣運謂非其所斡旋不得矣孔子稱及門曰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紹也能仁商也不險而獨於

顔淵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益親是七十子三千人皆淵
包罝之也爲王佐可矣故問邦而孔子以四代禮樂付之
蕭何鄧禹李善長技能不必踰羣英而以薦賢調和諸將
遂爲漢明元勳蓋自古大臣咸如此石門吳公則堪所親
炙者位躋九列無負郭百畝之田嘗息　駕南巡白近侍
過幾離禍九江謀移關塞外夷人請隳地樹公皆力駁之
風裁侃侃然而獨折節下天下士胖𨈆偉幹見一材一藝
輙傴僂笑語接之惟恐後聞某有道術必識其里氏不以
學與能窮人尋尺兼茹而待之復稱其長人人謂厚已也
丁丑年因湖州朱豫萘晤堪見關史郄視日治平正篤也
系跋鈔存庚辰延于榻其府語淇羣從以五禮律呂九章

前學辛巳復下榻弔病公日退朝親檢理食藥月餘廼起借徐果亭少宰為弔梓大學辨業是時冉永光賓敘修二太史尚在館萬季埜王崑繩胡朏明亦寓都門公時聚弔五六人論學指曰乾坤賴此極礎也嘗乙夜為塨談寰區政事弔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沫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圖洛書經史之真偽屯田水利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公為之躊躇抵掌而起獨是敘果值勘定三藩後衆政方需人以故薦剡多起用今中外恬熙 朝無軼事公雖御屋未息慨然欲見一奇而腹果進食無寧貽息而公亦積勞引疾以去我瞻四方而迴望魏闕得毋有拳然弗釋者乎前辛巳冬宋豫蒼囑弔曰吳公吾鄉賢

者也龍亢逐潛詎善始而不善終爲先生其辭爲公聞之稱是今茲歸也可謂進退以道矣

張雲門曰石門相才鈞度文以賓主掩映淋漓寫出如見與之促膝上下者忘汪目營人文千古

漈天集序

東鄉樂塊然自名其集曰漈天示予覽之如夜深風雨怒鬼搏人猿啼鶴唳毛髮皆豎漈天風景一何奇也雖然日月麗天而光照山河羅地而秀發人物質正而衣冠禮樂燦列終古常見之非奇也一思之何以有此奇抑至矣然則不漈之天塊然遊之又何似耶塊然曰吾更有說吾心天也漈者發之也嗟乎進乎技矣特一以爲玄牝一以爲闇然塊然將何從

溫益修曰如披巾論太元

陳子章曰文心高古

樂塊然曰塊然漈天自爲至也今更得一不漈之天矣

至文之理日月經天也而其奇變乃如羅浮雙峯以風
雨爲離合烟波窅窅者

劉氏家譜序

劉子來獻乃共太翁墓表且出其所著家譜曰此小子祇承父命者也願弁一言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五曰宗以族得民謂天子諸侯分殊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乃以君弟稱別子者爲大宗以收族如周武王封周公於魯爲大宗而衛蔡曹滕諸國皆宗之滕文公公山不狃稱魯爲宗國是也魯莊公立母弟季友爲大宗當時稱季氏爲宗卿是也因之宗立而族收如三桓有季孫孟孫叔孫三族季皆得收之鄭之七穆共穆氏而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七族子罕皆得收之自封建廢而爵如諸侯大夫不世傳族人得以戚次子不必貴而大宗不可立適

長或愚賤衆庶或貴智而宋儒所謂長支主族者亦不可行故朝制亦因時而變設宗人府以司王族之昏喪服爵（上下今古乃可論礼）擇賢尸之不別別子庶子然則紳衿者流能稽古立德奉尊敬先收族其賢可爲宗而族亦願宗之是即宗子也如劉子是巳劉子之來介（介、）可仁言執禮恭言脩譜刱碑建家祠復譔立公祠祀鼻祖以下諸族先世翩翩懍懍溢於麋守抵夜分無片辭違孝友仁厚者嗟乎古所謂君子長者非耶（斷）平居嘗歎南人好虛大家譜追遡瓜瓞牽蔓昔賢雖假冒不計也而北人又過弇陋先世顯績卓行不四五傳遂恍惚不復記憶康熙間脩明史檄郡縣上前朝名臣賢士遺蹟郡縣挂壁不力行而故家子弟亦闇其先世其功

德而茫無以應或憚煩難而止嗟乎不幾以苗裔而視其
先如路人任其烟消草莽渺無憐念哉予觀劉子家譜三
世祖秉領鄉薦世濟其德至高祖鑑以進士為名臣考沖
善能持家棵臨卒諄囑其子以繼述而劉子承之是豈其
祖父之賢而劉子自不能泯耶抑有劉子之賢而祖父乃
愈彰耶劉子問禮甚悉攜乎冠昏祭士相見諸書去鈔閱
吾知其事四親構公祠訂祭叢儀置助族田立族約凡可
以嬗先教雖而登之譜者其未有艾也已

警心編序

予自弱冠承父師志編日譜考身心得失獨不樂觀感應（以下晉其衰至雖合斷撰此）篇諸譜謂其言頗荒唐且以徼福之心為善窒惡已屬私欲迨從後誦雅詩有云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乃知福祿自天古人亦有言求者然宜以豈弟不以回明載聖經戊寅歲予年四十寓桐鄉署冬月始立長子當立予前數年日夜懸結不去懷見販夫傭保攜孩童過瞿然念其德行必勝我自弱冠志學迴勘惟戊寅年功頗密聞公庭呼譽聲心若割主人來譏催科刑名必諳以寬大日三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句夜臥不莊輒悚然而歛股嘗夢雜亂方及半遽驚曰茲不敬矣遂瘖生平龐傲深

自懲過一微蟲蟻動避而行或如廁踐一生草蹶然起當是時微倖禍福心未嘗敢存而但覺實有神明來伺懍懍（旋化）然以知貧賤憂戚天之既人者不淺也（騰那而滅其迹）今歲癸未季秋抵京師廷尉二兄廷榻其齋出其大父陸沉子翠飛巖集父喆生公警心編再三揚摧謀開雕以問世於戲人一登貴顯走聲勢無寧晷安有餘力念及祖父嘉言行而表而彰之者哉廷尉可謂加人數等矣因取警心編讀之勸善誡惡如燭照著決而事涉荒誕者率不載益知人之冀倖之心不可有而警惕之心不可無予自返雖無惡念而粗忽遺漏過端蝟集（隨引隨注亦法）湯盤之銘曰日日新文王之詩曰緝熙敬止緝續續也熙和也言心安於敬而無息也吾心放者暫

而或躁而不安或悪而如遺甚拔悲編丙夜內省輾轉而
屏營若我嚴父明師之來責也噫警心之名不虛矣

禮山兄曰寫黍前倚衡光景如畫而文情奇與變化根
本六經

獻陵彭太君輓詩序

獻邑漢獻王所居也王博古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後又遺十二篇餘合爲一篇入于禮記六經惟樂亡後學賴獻王此作纔得摩測乃自漢後數千年而獻邑文章寥寥矣明季五公王先生以五世相韓之感興撻伐闖寇之師及旣釋兵河間太守王于埈迺至修府志遂僑寓獻城而其昔年之涕號故宮九頓首而坐者未嘗一飯亡也因一寓之于詩范卒門人李興祖梓之而獻邑乃更有五公詩集行世今其邑彭子濆性篤孝葬母張太君哀禮有加四方知名士爭來弔輓遂裒爲一集開雕問世丐序于予博陵顏習齋先生崛起力周

孔正學㳟聞而是之往從遊一日見㳟吟詩曰今之詩非
（瞻關入首一語）
古之詩也古詩即樂章也今流爲雕蟲小技玩物喪志爲
聖道之蠹自此不復專攻而何能序次輓言已思孔子訓
詩于興觀羣怨後曰邇事父遠事君詩之大旨不具于是
（主賓奥辦奇横）
乎五公先生之集懷君也彭子所集之輓章念親也上追
四始而渢渢乎可被絃歌與樂記並傳不亦宜乎獻陵文
光先後輝映亦可不朽矣乃爲之序

楊侯初度序

吏遷傳吏以循循者壽道也即孔子善人爲邦百年之說也善故循循然庖丁之觧牛廣成之長生孫敖國僑相人國漆園言無爲而爲天下皆循循然也循循然則壽身矣壽世矣如富邑閬山楊侯非其人歟侯少壯出宰未嘗寡祈年也而其治也廼以仁壽雖公負儁抱壽一時壽萬世豈繫一邑而邑民不能諼矣今莫春之念八日爲公攬揆辰予不能諛因件繫實政于後俾邑人一讀一上壽焉

公甫下車忽當事採買 御麥公力陳非舊例且富麥粮劣不可以供 太厨事已

富邑胥賍賍業耗産公立更捕法獲傳徒枷責令其別捕

方釋由是轉捕治寂然無呼盧聲
邑好鬬米塩口角揮拳相加後且儔儕結黨立採花諸名
叱咤睚眦則率衆亦銃相攻擊甚至會集掠淫婦女公至
訪其魁立寘之刑又立法凡相鬬重責先動手者乃理曲
直惡黨解散
俗輕生男婦幾微飲恨輙雉經投井報縣佐貳檢驗胥隸
追呼屍親亦乘機抄略破家者相望侯出示厲禁鄉地報
即刻親驗無傷立命掩瘞由是民安業而愚夫悍婦亦知
輕生無益也全活無數
侯敏于聽斷到任大開陳告日百餘紙不厭也昧爽坐堂
皇質鞫三餐皆于堂積年疑訟數語即得其秘要雖受刑

者蹕蹕下亦嶽呼曰吾君責我當半年後民冤盡洗乃禁告訐教和聽而御封百姓嘖嘖傳語曰富有神君或假稱富民來告或告上憲輒跪求曰願批富邑楊公

邑賦歷年至歲底逋萬餘侯至減去火耗有收書作蠹工責枷完者賞紅酒令不完者掛而跪獻又立飛票法令里長開花戶甲乙欠若干持付限日完粮繳票不如限者責民不若隸呼而違限則已名莫御里正亦不得以代封爲辭肥已累跡爭輸逋賦頓清

買辦令各行戶當堂投領諭曰遲與與早與用吾財一也而先與則汝等獲利因發銀行戶爲資本取物抵銷行戶口碑如雷

邑舊有現役四十里輪年應供張及過往雜費侯以累民、將葬之、闔縣曰不可公費有不能去者今十年一次不甚苦若去之我侯清約固善後官不能必復斂民、斂民而死、當年分應者必至闔邑擾動更害矣侯籌躇再四日姑緩、之、然吾不去之猶去也署中床几諸物皆自買置賓客至自供給七月部堂來祭魏文帝陵約費數百金解橐以辦不絲豪費之民也

下車接五六命案未結公再三研訊持丹筆欲勘生死兩無怨負邑夙有黨張二姓結嫌一日糾衆鬬黨乘夜將吾死之侄昇張家云伊毆死鳴官雖張亦莫知黨姓之死所由來也侯至審訪死者實過嗣仵氏子因與仵氏親族詢

之乃言死者係其黨姓叔與張毆自誤傷之因陷張飲食之令伏署內拘黨姓造謀者鞫訊不招突出仵氏人質之黨姓大驚莫能辯頓首侯知富民嚚獷日刑亂國用重典不得已也然每聽訟真情既吐即百計爲之出脫諄切勸諭令其改化故嚴而不刻民無怨讟

邑習學刀筆書吏往往能上下手侯選材幹用之而時體察有奸弊立責不以恕皂蒯追捕無敢勒擾多事者一時有民坐春風吏行氷蘗之謠

富邑結姻後往往婿家貧女家遂別訂侯厲禁之嘗自出金帛令原婿當堂娶歸成夫婦而去惡俗頓革

富邑鬻賣宅產嘗數十年後復告補價追贖侯一概斥退刁俗亦革

侯待紳士握手道歡脫去形跡而關說則一無所假也觀風課士立義學有才者拊摩務成就之如子弟然

富邑東北流曲美原一帶連山亘壤接蒲城耀州民多獷悍前過官呼當途切遁莫詰何侯至效西人裝市快鞋布行縢纏腿潛步出訪情偽由是民時相駭告曰我君來矣凡燒鍋屠牛以及教唆窩賭或斂跡或竄逃市井一清

侯覩民疾苦輒憂形于色八月縣右雨雹侯聞立踏看民跪言災狀侯爲之垂淚或曰災可伍分且僅里許侯曰一里非民田乎五分之災非災乎爲之緩征借眾

孟秋旱，侯齋戒徒跣，禱城隍，願降禍于身，以代民災，備極誠潔，三日雨降。

臘月中浣，侯密訪美原鎮奸民楊欽之，賀敳本縣及白水、蒲城等處人民散僞劄，妄言已經年，乃誅首，佩箙，須捕役會城守備率馬步突至其鄉，擒欽之并黨羽數十人，驗劄，無劄者置之。鞫供通水西謀逆，有鄰邑并扳各處官吏，侯概不深究，自監縲解秦省。先是督撫聞報甚驚，已奏聞。及見督院殷公，問故，曰：「已擒來，小事耳。」殷公色變曰：「謀逆小事乎？」侯徐曰：「驗其劄印，或以圖章碎塡，此豈謀大變者耶？不過愚民欺人斗粟貫錢耳。誅渠釋從以聞足矣。」殷公色霽曰：「汝言是。」遂輕其獄。已而各州縣于富民僑寓者盡解

至侯惻其失業各予一無事文書令回又將未獲奸民數
人繪貌呈督撫祭各州縣如貌緝非是勿問是役也變定
于俄頃未嘗挂一良民化大事爲小殷公亟稱許賞以錦
袍令家人負匯酪送至京邸跪而進及 陛見亦力言富
平偽飭事係饑民詐食非有他故因爲公仁政雄才察省
有司第一。
邑監生張吾抱大理寺少卿張那翼子也卒後惟遺一側
王氏生遺腹子今甫五歲僕韓忠盡瘁經紀之族人謀吞
其產訟忠侯廉知狀斥退族衆旌節婦褒僕給一扁族黠
者私毀曰彼饒財訟安得不勝乎已而節婦家求謝餽厚
儀皆骨董可珍者也侯嚴卻之曰吾旌節義乃以利來乎

聽者聞知大愧曰我侯不過苞苴一至于此我小人妄議何忍復出口也
爲政有實事有虛神如侯之戒賭鬬禁善藩賦恤刑愛才苞苴不通實政也至其精銳果毅斂如轉環仁心仁言沁人肺腑將悍俗一旦劃然改觀怵心刮目故錢穀不費獻朴而樂輸刑名不待嚴酷而群畏且舉右人公案舊神明事輾轉相傳告播于外省郡門此虛神也所謂不令而行者也
侯曰此足以爲政哉譬理亂絲吾先解其糾纏而已非理根而蹶委也富邑約千村未有籍鄉約練長或有或無吾將比黨里數鄉兵立鄉約以宣教化息訟訐立練長以聯

什伍萬統千千統百使民安俗靖富民不知菑藏吾將布農桑法親帥民耕作節儉富民未知禮讓吾將養老尊賢旌孝弟節義黜異端富田無魚鱗冊可互為奸吾將用坵丈法令經理并然富丁役不均吾將均之富有義門孫婁二里田磽民貧吾將相山原而教之桑蠶輕其民賦富有流曲支目諸渠淫塞吾將測高下量民力興挑濬制版鍤富秀民工章句然周孔之道未講吾將延名儒傳德行道藝諸學而承匱之自容歲六月或不遑為或引端未竟何日以慰吾民哉

侯折節下天下士如王崑繩楊仁澍張少文諸子皆投紵贈縞卽不肯如縣謁選後力延至署方謀師事兒事而不

知其不可也其虛懷樂善蓋有本矣侯自幼讀書慕帝節以爲慷慨建功業封侯廟食非異人任故欲堅立以無負士民者皆一時百世之事非一身一家之謀也

梁質人曰簡勁古奧漢以前文字至叙政蹟奬其已能勉其未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矣

贈黎生序

己丑六月抵長安陳衎孚張湝夫琛瑞生聞顏先生之學來問驛相得也已而皆信其友人黎生長衆自鎭原千里來予富平寓氣度端凝志向不凡樞衣趨請禮樂兵農諸學予曰善然學勿騖廣禮其務哉亦諸學之綱也因請禮予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昏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行之禮朝廟宮府軍禡是也吾子其敬以存心齋身凡事入矩因漸而考冠昏以及致用諸禮其庶矣嗟乎聖道之沉淪也甚矣哉委棄者躍遁不顧自謂仔肩者又或以李代桃我顏先生起而指示之似道術世運有

開。必。先。而。繼。起。勦。人。未。卜。何。似。古。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此。千。金。之。時。也。而。得。泄。泄。哉。雖然。不。可。以。無。驗。也。吾子。果爲此學而。（實。學。智。是。）耳。目。日。聰。而。目。日。明。而。心。思。日。睿。而。天。理。日。熟。而世。故。人。情。日。悉。則。用。力。之。證。也。不。然。則。否。雖。欲。顢。頇。自。大。不。可。得。已。生。歸。過。長安。語。蔡、張、諸、子、以、爲、何、如、

楊閻山曰言則爲律文乃如經

送張少文北上序

公孫僑曰他日見然明之面茲見其心矣予于張子少文亦云今天下學術蔑略其爲高視濶步援天論性與夫菑芸撕管咬文嚼字皆點綴太平之觀也無與成務濟變姑置勿論至于自謂有用如一技一巧老拳長箭號呼稱雄者則極其所能祇供驅使而六壬大乙諸術驚傳奇中者又特古人禁祥去疑之借具非關實用嗟乎以好勇疾貧之心聽荒誕无物之言予且惧生民之塗炭也吾儕正途有三一曰儲學一曰練材何謂儲學禮樂兵農是也何謂練材選此禮樂兵農者是也張子諸交與予游已耳其頡異數年前晤于京即備之今過富平署促膝挾旬乃罄底

裹雖于禮樂兵農自謙未遑然何學淺深誰氏能否皆涉其機而入其奧非素无考索者而于觀天察地衡物度情世故之曲折待人之判度與常變經權之術置則已三拔脉三洗髓矣所謂練材善運吾未見或之先也今北上謁選出而宰理民物其建豎倘可量乎雖然不可以不養也塞溢言劃浮氣養如木雞而後可以任重而後可以致遠穆然以深張子將行謬請予言于是乎贈鄭重

張少文曰先生目營四海者也而于下走則膺嶽砥石見垣一方矣

鄭太夫人六十九壽序

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陳由太姬孟母實毓賢喆敬姜咏綠衣以合室皆能永世延祀令聞不忘然徽音嫓後而於明類順北未聞諸謀子輿（奇而確）歷聘齊梁其母惟司機杼井田學校勿贊一辭敬姜不問朝事若是者何歟易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陰陽之大義則然獨今世彤管諸志類言其相夫課子助之學助之政豈古之陰（慨然以遠）德以從而今之陰柔有力耶抑傳之者失眞耶吾觀鄭太夫人而憬然矣中丞公自院部出理兵民以至開府吳楚簡易持大體而事咄嗟立辦廉介御下而不刻聚爲名高庇人以廣廈弘襟而捍格強禦所謂毅然今之豪傑者非

耶夫人佐於內意必強力有謀者而後可也乃聞當日中丞自公退夫人舉案齊眉（婦順如畫）不敢問政事一言中丞亦一言不及及中丞盡瘁以後撫見百諸子成立惟易之曰爾勿廢學則外事治矣而外事亦不問榮貴且春秋高猶率婦女紡績深宮閫門沈沈肅然臧僕未嘗覿一面也一為儉偉丈夫弘濟寰區一為婉婉順婦謹約閫內是誠不失天地之大經者耶易曰恆其德貞詩曰豈弟君子福履綏之又曰令妻壽母非此人歟非此人歟夫物之生也甲乎其天乎乙乎萌其地乎土力於乙无成代終靡騫靡騰毋德之永年也蓋類是且見百有三弟皆藝學鄉國質有其文季子若洲領今歲鄉薦嗣此步武前烈樹功名於千載又四

君皆蓄遠志聞習齋顏先生倡孔孟正學欣然願步趨爲之開雕遺著將傳之奕祺而下明聖道於日星也皆太夫人內教之力而年即與俱永矣尚有涯哉今初度六十有九褰強令王公與門人念中丞撫吳惡敢登堂稱觴屬言於予故告之以此以爲世道風焉

李元英曰文之樸厚前漢諸志書也以立世道之防意深矣

贈劉生序

劉翁華宇予之毋黨表兄也少豪儻有智略晚而并貧其四子法璋從予游今補諸生予聞之喜謂人曰諸生者士也自此有名器焉當遂有用者與之非徒使之自免里門于撒役而已如劉四生者可以士矣生貧而孝甘脆不以入口意昆弟能正室以義友朋服其幹信孔子生三代之末而歎才難況于今日如生之才亦數百里而一遘者也（斷續中節）予行天下所交游且無論論咨遍在門下者其一為馮生辰其一三弟培馮生篤志作聖敦孝友省躬改過而未逼（內聖外王可見一班）曉世事予每懼其坎壈不合以才弗逵而並累其德也三弟敢為喜經濟而天姿浮偏恐體未立而侈言致用行且

本末之脊顛也今生內有摯性外觧周旋可兼二子之長而去其短能無喜乎雖然亦有慮生氣質雖視二子無偏而志不逮夫學而不以希聖希賢卓然千古爲志雖行已無大錯迂僿僿鄉黨自好者耳毋乃小用其才而長自負（切坊偲偲仝人感動）乎且吾聞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生于人方圓皆合則一不察而流于鄉原未可知也將視而翁之（[illegible]如率燃）豪宜且有愧矣生勉之哉

張曉夫曰每晤先生規我不及讀此知古稱鑄人良然

送惲皐聞序

甲午武進惲子皐聞來蠡縣覽予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是之因餉顏習齋先生四存編斂手曰然願共學將予宗廟郊社禘嘗田賦冠昏祭士相見樂律射御以及論孟大學中庸易經小學諸傳著俱取繙閱襲瑜指瑕臭味盎然浹也乙未端月北上問言於予予何可以無言王崑繩者豪傑多學自謂知兵長古文氣蓋一世乃晚年聞予言顏先生學折節卽博陵函丈過予里流連敬孫訂省身錄自勘清苑馮樞天從予遊還善力行考喪祭禮甚詳然崑繩聞道晚豪氣未除棲遲淮上遂逝樞天質頗鈍尚未究成其餘天下士一節一長或始慕悅而中輟及畔去者又無

可道也初顏習齋每於塨出遊輒諄囑曰得人有人則聖
道有傳嗟乎豈漫然哉一陰一陽之道模諸天地而滙於
聖人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其選也肖鑄陰
陽開物成務制器立言以扶持天地牖啓民生乃孔孟沒
而二千年餘入於蚓竅襍於鬼國而聖人之道幾亡習齋
起而躬肩之大聲疾呼塨不肖於先生四十五歲請業頗
識其畧亟明覆譯于今年亦踰五十有六矣崑繩極天外
趨與共者自念衰憊每思顏先生之道一旦墮地日月騖
昏民物慘憒五夜輾轉未嘗不泣下而霑衣也今阜聞陡
然至則先生巨人頫合愚鄙內而省察身心外而研辨治
道以至訂經說史皆一一有實見實學精力似崑繩而剴

麤豪睿敏則邁極天過甚也顏習齋先生之道有傳矣雖

似則到一丘壑乃復適通前境

然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皐聞行矣無負天矣

惲皐聞曰先生憂道甚切亟思得人殷勤誘接如此僕

雖不能爲役其敢自棄以負明訓謹志以佩

恕谷後集卷二

孫氏詩鉢序

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爲乾坤四蠹或者疑之曰他无論如三百篇先王所傳孔子所删後之吟哦者皆祖焉可謂之蠹乎顏先生曰子不見今之爲詩文者乎梁王繹敵兵臨城猶君臣倡和爲詩及敗降魏焚圖書十四萬卷吳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鐫圖章者也在戲下方搦刀筆曰某畫某傳某波某法問以軍事睨而不言繇何被擄死詩文之禍至此其極也乃今閱孫氏詩鉢而定其說詩之爲道內出于言而外成于樂言心聲也詩者言之有韻者也去詩是去言也長言之咏歎之而形爲舞

蹈節以金石絲竹是爲樂去詩是无樂也高陽孫文正公以社稷大臣出爲經濟卒成忠節故其家傳著爲歌咏一唱三歎皆有聞雞蹴足揮戈挽日之思令讀之者流連感泣而不能已是固本于言志極于協律者矣誠可以興可以觀矣豈以爲蠹而去之若其一薹一葉玩惕光景一羽一毛刻鏤象態置君父遺禮樂而惟破心疲精于蟲吟蝸涎致乾坤无一揞拄之人經理之士則誠世道之蠹也而亦詩鉢之所深斥矣詩鉢者文正公與其考功兄相酬應而諸子繼之仲孫紫淵實篡爲集其子浩蕃卽以紫淵詩殿焉是風雅之遺也孔子所謂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

王漁洋曰天地入胸臆咳唾成風雷

張老圃詩集序

吾郡張光祿公當明季流寇直逼帝京之變倡衆守保定城卒闔門闔郡殉難而自經于其圃亭惟一藐孤孫崎嶇幸活長而坐臥行立悲吟于圃中後雖落圃漸割食淸苑令邵子昆至憐忠臣後贖其所去圃盡歸之遂數十年嘯歌亭畔以老自稱曰老圃而其聲韻之爍爍者亦遂衷然積數寸許灌圃有句云衡門自著一圠泥區畫縱橫三百畦又云不因長者通車轍塞斷蓬門老歲華寄王五公句云非是十年甘落魄閉門或不負先生其掃軌偃臥蕭然高寄之況可掬也當張光祿殉難時家之男婦或戰死或縊或入水死惟其五弟石卿先生之妻王氏勸其夫收孤

息不可死而自經以從姑一門忠義奇偉有令人霣涕者
後老圃能受讀石卿躬教之一日語少佻石卿正色責曰
無爾吾家子弟脫口一儇薄人必爭傳之身名俱碎矣老
圃慄然骨慄以故其詩蕭散而不放孤清而不劌離人立
獨而未嘗輕世絕物子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殆斯之
謂歟吾郡王契九詩與老圃齊名契九以少陵爲宗老圃
則出入李杜韋孟不名一家而皆能道其性情所欲吐吾
每入郡必流連二君詩而均評曰可傳在老圃高躅方欲
剷迹削名何意以剩膏殘馥流播人世而人故潑之天必
闡之昔鄭所南自沈詩稿于井底迄明中葉井光氣燭天
闢之得石函盛其詩遂行世況今老圃子孫連翩發越膺

民社屢向予問序將梓其遺集以垂不朽夭之欲傳之葢可知矣乃爲之言

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華州古子季榮以今歲乙未二月來問道於予予衰老頓訥無以益也然以居予坐久飲食寢處與偕中間予病季榮日侍湯餌因之心性經術以及用世之具聖學異端之分亦遂縷縷有說季榮不以為非將予四書傳註小學與禮樂射御書數諸書皆鈔錄其貌虔其意勤取與廉謹衣冠整飭立日記考課言行可謂善士矣從此志益堅學益擴修己治人之業卓然有成蓋未可量也自宋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繙經閉目觀內疑於緇羽而但期明理不求辦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朞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槩削落流至今日滋以虛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剽

竊道聽以爲撰著乾坤之禍夫知所移吾嘗過季榮里入潼關而西南面連山壁立北黃流如長虹中拓然周道氣象熊熊勃勃如防風坦胸果腹兩臂戟張而東向張口以吸納天下者此中之鬱積孕毓必多豪傑其人何疑耶季榮歸而倡明聖道廣之於人續孔孟扶民物他日再晤僕無以益子子必有以益僕矣中秋節屆季子謀歸玄酒酹月實聞玆言

王龍篆曰遥山斷嶺官止神行先秦西漢而後昌黎尚解此意歐蘇議論之文則步步顧影惟恐失之文似綿密而衰下矣

贈張額門序

庚子之冬予至白下頗有來問學者而張生額門年最少經傳樂律皆有考訊且碁請甚勤禮恭情摯與之語若以湯沃雪也心竊异之及辛丑端月自宛陵返周崑來為予言今臬司葛公以示立嗣叔母為置簉比至問之則故人女也公不忍納女裔之爲擇配因見委焉出辭額門語其事曰子踰弱冠未有室令先君亦公之故人也以故人女配故人子甚當予亦以成公之德額門瞿視曰吾纍然衰服而議昏耶且二兄俱不在請勿言曰令兄雖出有母在堂況喪越小祥久矣許之以待服闋合巹不亦可乎額門曰許之即我昏矣必不可於戲洵若是也其大節不奪者

[illegible]歎予宗顏習齋先生明親之學時與程朱陸王爵可否或曰今人不逮前儒多矣先生何以言予曰非與今人較也以程朱陸王皆自謂直接聖道則學術人材世運係之矣故不得不舉堯舜周孔互相比勘歷繼往開來無所諉也若與今較鄙野勿論即通都名衙冠蓋肩摩轂擊而習俗陵替其日夜心力惟食色營營求一爵望而遠志者不可多得覩程朱陸王不啻雲霄而尚論短長敢顏門牆好學而宦家之顯人情不遠且臬司廬故人弱息擇賢而厚其粧奩以予堦禮焉人將謂富貴不可算慮無不撥覓恐後者而獨懷親守禮毫不爲動此豈今人所有乎設不舉予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從此學行日

進誠可與前儒較量于虛實或正以希賢希聖吾畏其不可量也顧門勉之矣

曾谷水曰此支宛同有若孝弟章前敘顧門事如其爲人也段案也後接大節美以仁義如言孝弟仁本斷也中間陡論聖道如君子務本一語橫亘於中斷岸孤峯而貫首尾率然想其揭管時未嘗摩彷遂爾適肖愬谷文本六經即此可見也

惲氏族譜序

惲子鶴生致其先世族譜而爲之辯曰寒姓明初千家姓以前不著常州武進志宋有進士惲讜文益著姓之鼻祖也明則科第蟬聯矣成化年間作譜乃有東漢始祖墓銘先叔祖南田嘗語鶴云未可信今考之歷世官銜地名皆殊不更則僞貌祖考更之恐滋世俗譏訕願先生賜序以啓牖焉予嘗覽南方家譜率云自中原某地遷心竊疑之豈三代前吳越土著皆歸斷滅歟抑漢唐間閩人每在燕齊雍豫遂冐附也後讀毛河右虞氏譜序云宋時尚譜族相率爲僞輯一姓所始竊剽史乘前賢黃麻紫篆玉軸而金籤加之朱呂文謝序之贊之者皆是也與謂他人父謂

他人毋相去有幾乃知南方賢者早已恥之今惲子亦云明中葉士人每增飾譜牒遥附名賢惲姓前無可附輒自列官遂一往賢亂嗟乎賢者之言較如矣即果先世所爲爲蕺前徵未聞稱非況原屬郵學究代撰者乎考辨核而的智也親吾親而不忍雜以僞仁也又何疑自來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誠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于兵農禮樂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槩棄擲爲麤迹惟窮理是支離事言理又無實據且認理自強遂好武斷儒者如朱晦庵謂泰伯不從太王翦商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吳幼清毀尚書古文謂漢藝文志稱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而志

亦非其文沿襲明代競作僞書魏政始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致身錄等紛出如敗衣行荊棘逐處孔漏顔習齋每歎聖道淪亡儒者惟以讀書爲學毛河右又謂世並無讀書人葢道學靜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舉子則八比頭白困躓而頗聰明脫出者又夜郎去漢已遠易大而足故相逐而躑躅顛躓也惲氏舊講亦波及使然尚何尤哉惲子遠紹周孔正學博物力行諸役也成不惟惲氏椒聊的的歸實而考之明行之誠修己治人胥以此也扶聖道正人心斯其儒矢矣故不憚疲癃而爲之序

賀陳睿犇中鄉試副榜序

陳子睿犇中康熙丁酉科順天鄉試副榜親串走賀而問賀言于予予即以賀論前明崩經書八比取士專之鄉會之京師對于殿廷皆爲無用之文然束一世之富貴功名于此一途天下靡然嚮之入殼者遂無憂貧困而亦爭自磨礪高節矯廉以崢嶸于宦衢其賀也亦宜無何而今大異吏道多端甲乙榜如附贅懸疣得者少自矜飾而生計遂致蕭條以故不自愛惜多負纍請謁爲苟活計一膺仕版上下分肥終以委頓可悼可歎而何可賀陳子天性淑善篤孝友嘗從予問業亦欣然以聖學可學嘗訂日記自考功過今通籍而中副車吾知其必自愛惜斷不撇撇請

托與世上下也是則可賀矣昔叔向賀人貧柳宗元賀人失火皆人所不賀而賀者也今于陳子則人賀而予亦賀焉者也但人之賀也謂其富貴有階也予之賀也謂其身名可不失也不知陳子將何賀乎哉

劉顙生曰通篇以賀字作章法而纒綿感歎有餘音矣

賀趙偉業中舉人序

安平趙君偉業聞顏習齋先生之學而悅之以丁酉七月中浣率其子漸逵摳衣過予廬問身心經史並及河洛太極諸說剖辨黑白犁然當于其心因北上應順天秋試遂中是科舉人十一月上旬金陵程石門年才踰弱冠寄予書三年始達則讀顏先生年譜與四存編及予大學辨業而深幸後儒之痼轍不迷也纚纚數千言矣以共明聖道而其書則漸逵得之他手齎至且謂其尊人罷聞稱賀求一言嗟呼顏先生斥擯岐途遠宗聖傳俗之大驚小怪固其所也乃北方如趙君諸賢既願私淑而南中復有後進殊尤篤信其說吾知天地神聖之有靈而周孔之道不泯

泯于世也可冀矣今人稱中舉曰孝廉曰登賢書以漢舉孝廉周書行藝皆于鄉今取士先于本省鄉士故云然以八比選士詎問其孝乎廉乎所謂閭胥書敬敏任卹族師書孝弟婣睦有學黨正書德行道藝者安在乎名存而實亡似是而亂真學術之錯誤即此不可曉然歟趙君本劉姓其父憐其姑家無子命之繼少苦寒業紡織從師讀書數月遂棄去而少隙即于僻處繙閱靜人析賞年二十有九補弟子員今躋偉科而匑匑修謹舌耕硯食不妄取與一承趙氏宗祧一則其本生父尚無恙四弟列膝下埒佐甘旨孝廉賢書之稱他人虛之趙君不且實之也哉自是偕明聖道以益大其學則可賀者多矣

眞定黃氏家譜序

吾覽黃氏家譜而歎其孝思之不匱也論迹慈易而孝難語道孝純而慈駁奚以明其然也牧豎傖夫無不顧復子若孫犉之舐犢烏之餔雛以我之所生故不自知不自解而惟恐傷之凡物盡然是易也然其間禽犢姑息以致壞其所生者比比也故道多駁孝則上返吾身之所自生由父而祖而遠祖儀禮云飛走知母而不知父自慈烏返哺而外鮮有知所生而報之者又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是爲難矣然小孝稱小德大孝稱大德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未聞孝而猶有乖沴者也故其道爲純不學易乎乾坤索而爲六

子慈也而所生如否如剝如明夷如蠱或以乖戾滋爭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如蒙師下爲坎曰以剛中曰剛中而應大有晉上爲離曰柔得尊位曰柔進而上行以乾坤爲父母也不忘本也則其辭利以吉非此道耶黃君瑞雍康熙癸酉舉于鄉司鐸予邑甫下車即遠顧荒里匑匑言行相顧之君子也復見見其長君龍章捷癸巳科文闈次君昇遠捷丁酉科武闈皆彬彬然質有其文且孫枝蘭茁玉瑩謂黃君何慈以昌熾如是既而持其所著家譜丐序載其父武舉公祖文學公曾祖武舉公以至北遷始祖總旗公皆歷有傳述木本水源之思藹如也其子姓之椒聊蕃衍洵有自哉黃君年七十矣尚精力教思不倦知其益擴而大

孝得天者宋艾也吾行以觀之

劉古塘曰奇情奧義如披岣嶁碑書

閻戸部詩集序

三代教士有四術曰詩書禮樂禮樂於今蔑畧久矣書後有廿一史通鑑其續也而宋明史辭蕪事雜通綱僅登虛言爲時文用鮮知政事之綱領者惟詩自騷賦漢魏樂府以及唐人律體雖刻畫風雲月露視三百篇達政能言之道相逕庭而其大小正變以各道其性情則未有殊也自明季虞山錢氏宗宋而絀唐於是風雲月露之辭變而爲勃鴨葳瀰漫紙上而詩乃卑而不足道雖然余嘗慨乎近諸學俱衰道德衰經猷衰文章衰惟詩猶爲健舉其故何也自唐以排偶爲時文明以帖括偶比爲時文而指做經史散行者爲古文而詩與古文遂爲才子文人所競上然

明以時文取士而專用宋人註說語錄章句闇貯心胸雖勉為古文大約不離其靡俚之時文者近是歸震川茅鹿門輩亦不能自脫也而李北地王弇州決而棄之又飣餖秦漢詞語貌似神去詩則與時文別為術塗攻之者相誠宋後語不以入故明代古文卑苶而北地大復之詩突過元宋而逼盛唐其時畿輔近地如盧次楩王青屏顧鷗汀之儔可歌可傳者指不勝屈也迨及

興朝宋人道學之燄盛極而衰伏之古文與詩寖以日上文則侯朝宗毛河右王崑繩詩則河右以及屈翁山申鳧盟戴滄洲皆崛起樹壇壁一起宋元之衰如吾邑戶部閻君公度亦其一也公度與滄洲居相近夙聞其說而延王五公先生於家日

相剞摩又博極墳典不爲宋人籬下故其發爲歌咏皆有法度非苟成者且天性近道不必斤斤聖賢成櫺而恬淡名利每篇中守拙安卑之致一倡而三歎焉其於達政能言未如觀者若何而幾幾乎可以興觀可以群怨矣嗚呼能無傳哉予故僭爲讐校俾其諸子剞雕以問世焉

李季平曰如登山如觀海一洗黃茅白葦之習

送楊公賓實貴州布政序

己亥長至後拱如保定府適聞巡憲楊公報擢貴州布政司謂之曰今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與臬實司之臬彰癉善惡民命風俗攸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惟其人令公以道平刑而陟黔山僻流瘠一綫遲迍轉之滇開山澤因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蔭樞招集流亡有功莅任當諮利獘而行焉拱薛如都晤方子靈臯言公在保定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却制臺初度屬官僉朝服進將上壽公獨補服衆異之公曰吾以爲朝服非可輕用也衆無如何皆改補服歲七八月制臺病闔屬官及紳士商民建醮誦佛經公獨否制臺于邢東修大乘庵

落成親詣上香演爨弄邀公往凡八往返署吏長跽從臾公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盡公乎吾嘗知公南書房勅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佳處吾自觀光來求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楙杜門不通世事未能知也然略聞其一二巡道司八府刑名書吏率給與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不決居停皆滿公至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者置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僅得一籤識即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即二門下鎖不會

客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豪髮無遺照乃止諸命案盜情不逾數日即讞決群向轅門叩觸雖呼而去吏胥雖欲乾沒一錢不得也貪者褫蠹者竄今士民聞去行吟坐嘆或潸潸淚下方子喟然曰天下業也如吾與子著書立說則萬世業也堪曰唯唯否否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鼎惟宋景濂一人而教諸王讀書開創大畧無一言及者其後薛文清丘瓊山身躋宰輔然薛于清介丘于進大學衍義補外無所建豎較之王三原李文達不講道學者反遜也豈史氏遺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不能勳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爲虛語矣今得我公而爲前儒一洒之是萬

世可傳可法者也若但帋上聖賢口角道德奚濟乎奚濟乎方子亟起避席曰謹聞教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

贈衡水劉生序

歲之辛丑杪秋學使者陳公秉之按臨上谷傳博野儒學教官曰會覽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傳道大儒也其令博蠡二縣諸生投公呈吾將請于 朝奉顏先生祀文廟鄉賢已而果行且面誨諸生諄諄以習齋學行爲的予憂居不得聞也訝其何以能是及自任若自南來乃知衡水門人劉生廷忠實發之生之師王宗洙聞學使者辯性因令生呈顏先生存性編學使面問生存性大旨生歷歷以對若孔孟爲之親授而與張程對難者學使大奇之後屢召見賜之食論古今學術人物日晡乃出論每出學使外學使屈服時生方以童子試入泮則學使喜而特拔之也於戲

亦今士之豪傑矣使遊吾門者盡能如劉生彰明顏先生之學文周孔孟不逍爾稱快于天而聖道朗朗揭日月行哉予傳習丕學思與天下人共而不可多得長子習仁質直而通解每外無可告歸入家庭輒竊喜以爲膝下有人與聞可備後此來問者之往復也今歲八月倏去予生理幾斷昔孔子阨于陳蔡遂疑道非今之災阨甚于困餓吾道非耶奚爲至于此乃劉生忽發之學使者揚之始知聖道倘在人心而主張其事者未必非也從此改過遷善求廣其傳又軋軋有生機焉是則喪我者吾兒習仁而逝我者劉生廷忠矣吾此後之望劉生者厚矣

贈張可玉序

南樂張可玉以避荒遊豫晉江北諸處爲賈而不屑也折節从陳右函諸人讀書爲學已而歸北來執贄癸卯下榻予齋覘之能甘貧守命不取非義嗚呼此作聖基也汨沒者无論予生平惟見顏習齋先生義命之閑不踰尺寸其他交締所稱海內殊尤者如王崑繩少以經濟古文自高不可一世談學亦睥睨宋儒方靈皐謂之曰勿遽也今突有天使來臨如寒微以鄉相而漠然不爲華歸之程朱乎歸之吾子乎崑繩默然內省惲皐聞博學有聲而一聞予言習齋學遂斥去舊習力追聖道省躬崇德然吾家世科第未能灑然即靈皐翹翹乎視富貴利達如淖塗而人之

文錦膏粱無克盡脫嘗痛自刻責今可玉獨毅然以此爲甚吾喜之不寐矣雖然覩以人情則鉅程以聖道則微是特公綽之不欲耳若欲成人文以禮樂其功有可窮哉且可玉遨遊天下世學染之者有二一習入讀書明理之說恐以繙誦虛揣自是也一闢異端搽攝方技家言或偶爾尚珍奇之也其悉斛之而循循然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仁義禮智斯可以上達矣然而猶有說吾子所謂子子有守者于冷淡時見之也彼侯門炙手獨非吾人閱歷時乎世固有甘心寂靜而搖情喧熱者矣孟子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非居廣居立正位行達道之大丈夫孰歸之

贈王子宗洙之任成都令序

衡水王子宗洙得顏先生四存編及予傳注平書訂題之一再諮度已而過其廬質經析疑歎其不爲帖括所痼然未得數數然觀其經濟也無何陳學使道宇校士王子附麗平書條陳數欵學使以爲爛經濟聞於 朝以拔貢越格授成都令于雍正二年歲暮旋里恐恐然去將予言曰聞教于先生者頗詳矣斷無變衆者予見之瞿然而顧愧吾昔之語王子者實未詳也或旋乾而轉坤或權安而小濟或詭遇以獲禽畔乎其各途也越人有爲水學者闘銀夏之間有瀚海焉具天潢轆轤往而不施于用歸之黃天蕩淅不得穀粟華而嘘之抱以泅又不得漁者操刀往來

[illegible]名從步

如飛嚐而曰噫來附耶舟遂置其夙昔而從焉漁人毋乃詒人乎王子語予曰不變遂視之矣

先生以潻圜之筆寄宗洙宗洙淇以庖丁之手報先生乎望望　門人劉朝贊謹識